



■一位畫工在大芬油畫村一家工作室工作。新華社

■「藝術與市場在這裡對接，才華與財富在這裡轉換」是大芬油畫村的產業理念。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攝

知識產權維權路仍艱辛 文化創意產業亟待扶持

大芬 畫匠向畫家蛻變 棄山寨拓原創



有「中國油畫第一村」之稱的深圳大芬油畫村正面臨轉型困擾！本報記者走訪時獲悉，大芬村目前正從「臨摹」走向「創造」，當地的畫工們近年除了完成從畫匠到畫家的蛻變之外，也誕生了一批潛心從事「原創產業化」的企業。不過，由於原創作品認定難，中國的文化創意產業在迎來原創「春天」的同時，亦經受着「被山寨」的疾風驟雨。此外，第8屆文博會將於本月18日至21日在深圳拉開序幕，大芬村的畫家們將和來自全國各地的同行同台亮相。香港文匯報記者羅珍、郭若溪 實習記者李薇 深圳報道

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，大芬村名畫複製訂單驟減。經過幾年陣痛式發展，原創油畫已佔大芬產業的三至四成，黃江交易廣場內70家門店中近半也轉型經營原創畫。據大芬油畫村管理辦公室副主任范育新介紹，「原創產業化」已漸漸成了園區內企業的主攻方向。「隨着原創畫的逐漸熱銷，越來越多畫工開始走原創之路，在這一過程中，難免會遭遇被臨摹問題，如何認定權利歸屬和界定是否侵權或仿冒，已漸成為困擾『原創產業化』企業發展的難題之一。」

作品「被山寨」方知維權難

臨摹名畫十多年的熊正剛（上小圖），7年前拿起了原創的畫筆，開始在油畫生產中伸張其藝術主張。如今，他的身份是深圳市熊氏正剛藝術品有限公司董事長。除了研究油畫藝術，他研究最多的是知識產權保護問題。他說，這全拜其作品「被山寨」所賜。

「所謂『原創產業化』，即不再進行外國名畫

的簡單複製，而是整合資源，親自或邀請具有一定水準的畫師原創，並將這些作品進行大規模的複製生產，使其產業化。」他介紹，最初意識到作品被山寨是在2007年的「廣交會」上，當時帶了一批原創作品入場展示時卻發現，在其他同類站台上竟也能看見自己的作品，標價卻不及其原創的三分之一。當年的產品銷售大受影響，以至於熊正剛近2年來都不敢在其畫廊內展示自己的作品，更不敢輕易公開，擔心被他人大批複製。

政府不保護 企業難生存

形勢逼人，熊正剛成為大芬村中第一位提出對原創作品的「山寨」行為進行知識產權維權的畫家。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，並非每個企業都有精力和能力為所有原創作品申請著作權登記證書，完成一個認定程序複雜繁瑣、耗時較長，且需花費近300元的登記費，總成本太高。」他總結經驗。

熊正剛承認，2008年走上維權的道路至今依舊

找不到任何有效的維權舉措，「100%的人才及技術流失令自發採取的很多維權措施難有成效。」他指出，隨着作品的熱銷，畫工們或選擇帶走創意技術獨立門戶，或因高薪誘惑選擇將技術和創意帶到其他公司。

無奈之下，熊正剛只好請了一批律師團隊制定了一份「在工廠期間不得將技術外流」以及「離開工廠一年內不得將技術外傳，否則會進行法律追責」的書面協議，讓工廠的畫工簽訂，然而這種自發維權的舉措尚未實踐就宣告「流產」。談及未來，熊正剛表示，有畫家堅持不了原創，放棄做企業回歸個人創作。「油畫行業門檻原本就較低，政府的保護力度再不夠，企業將很難生存下去。」

對於熊正剛的苦惱，深圳國家動漫產業基地相關負責人石晶晶亦有同感。她表示，目前動漫產業中的「山寨」侵權現象也很嚴重，如走紅神州大地的動畫片《喜羊羊與灰太狼》，其盜版產品的利潤竟然是正版經營商的4倍。

原創畫漲幅超樓價 6年漲20倍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羅珍、郭若溪 深圳報道）「世界油畫、中國大芬」。位於深圳市龍崗區布吉街道大芬社區的大芬村被譽為「中國油畫第一村」，是內地最大的商品油畫生產、交易基地，也是全球重要的油畫製造中心。2010年大芬油畫村實現產值5.5億元人民幣，其中約60%為外銷訂單。目前，越來越多的大芬畫家都投入原創的行列，大芬美術家協會原創畫家會員已從2008年成立初期的31人發展到目前近百人，兩年增了三成。大芬村原創美術作品的「身價」漲幅超樓價，名家的原創畫作6年間已升值20餘倍。

日克隆150行畫 每幅利潤約5元

據大芬美術家協會會長蔣慶北（見圖）介紹，隨着

行畫從業人員的逐漸增加、內地及東南亞市場競爭的日趨激烈，完成一幅普通行畫的經濟價值越來越低，「一名畫工1天至少要畫150張普通行畫，每幅的利潤平均只有5元左右，趕訂單的時候經常幾天不睡覺。」對於一批早年便在大芬發展的資深畫工來說，年紀的增長亦促使他們必須得另闢蹊徑，走進培訓班及各地高校美術提高班，系統學習繪畫知識，補充思維方面的不足，開始原創之路。

《浴》8元起拍 目前市值10萬

蔣慶北表示，現在的大芬原創畫家中近三成是從畫工學徒轉型的，絕大多數為中青年人，他們已開始脫離機械的臨摹向帶有思考的創作轉變。「大芬村的本地居民從不畫畫，目前原創畫家還是

以廣西、湖南等地人為主，少部分則是已有名望的畫家。」

2007年大芬第一屆拍賣會時，第1件至第10件拍品一直乏人問津，畫家楊世梁當年8元起拍的油畫《浴》如今市值已逾10萬元。一些油畫收藏家笑稱「大芬美術作品價格漲得比樓價還快」。蔣慶北表示，自己早在2006年的一幅225×117厘米的油畫作品《川藏風光》時價萬餘元，現在該幅作品已升值到20餘萬元，6年間飛漲20餘倍。「現在大芬原創畫的份額和價格都在不斷提高，不少畫家的作品早已是一墨難求。李鐵香等一批實力派畫家經過在大芬村的錘煉，因作品功力紮實又被市場認可，已經被吸納為中國美協會員。」



尚難預防侵權 還靠事後救濟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）原創作品被「山寨」現象屢禁不止，深圳大學法學院王教授認為這與版權保護屬事後救濟有較大關係，「原創作品在創作完成後就自然生成著作權，並沒有強制性的註冊程序予以確權。若著作權歸屬不明確，則只能主動進行著作權的歸屬認定，一般來說，作品的著作權登記證書、手稿、合同等都可以作為認定權利歸屬的證據。只是認定的過程比較複雜，耗時也不固定。」

王教授表示，現時內地侵權現象頻現，從制度設計的角度上，知識產權方面的保護目前只能在作品完成後儘快進行確權登記，或通過相關認證程序，在作品上加註「時間戳」，加強證據效力。對文化創意產業中的原創作品確實沒有更好的保護辦法，唯有加強維權意識。

尚無保護辦法 須加強維權意識

深圳大學法學院朱教授則表示，油畫等文化創意產品若能比照臨摹，則畫工在獲得相關技術指導的時候得到的並非商業秘密，因此很難有理由通過「就業禁止」等協議進行控制和預防，並且在簽訂此類協議時若無補償還會侵犯到畫工的擇業權。「此類原創作品的版權保護只能通過法律進行事後救濟，幾乎較難進行提前預防。」

朱教授建議稱，原創作品被人複製或臨摹後商業銷售侵犯了作者的複製權和發行權，作者可以按照著作權法的有關規定向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门進行投訴；根據書面仲裁協議或者版權合同中的仲裁條款，申請仲裁機構仲裁；沒有書面仲裁協議也沒有在版權合同中訂立仲裁條款的，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。如果案件數額較大，可直接向公安機關報案。

畫家維權意識增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羅珍、郭若溪 深圳報道）大芬村佔地0.4平方公里，原住居民只有300餘人，但村內卻聚集逾萬名油畫從業人員和1,100餘家畫廊及門店。一張批發價在400元左右的普通蒙娜麗莎兩三日便可畫成，而一張售價在1,000元左右的高仿真蒙娜麗莎，一周亦能完工。

知產登記量上升

1989年，香港畫商黃江來到大芬，租用民房招募學生和畫工進行油畫的創作、臨摹、收集和批量轉銷，由此將油畫這種特殊的產業帶進了大芬村。未來，大芬油畫村將規劃建設油畫產業集聚區，並發展成為國際化、專業化的油畫創作、展銷中心，多元文化產業的交易中心。

大芬油畫村管理辦公室副主任范育新表示，文化創意產業實質是需要知產保



■大芬村目前正從「臨摹」走向「創造」。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攝

護的，以前很多畫家並沒有較強的維權意識，尋求保護的積極性也不高，甚至部分畫家希望自己的畫能更多人臨摹，因此並不排斥被複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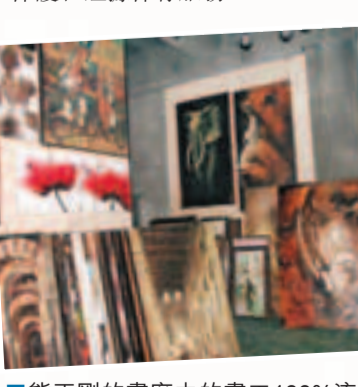
不過，大芬村內的知識產權工作站自2006年接受登記以來，每年的登記量雖已從十幾件發展到幾十件。「目前只能採取鼓勵原創畫家主動登記的方式，希望盡可能的減少相關糾紛。」

深增設平台 促先期保護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）深圳市知識產權局相關負責人表示，深圳自2008年開始就利用特區立法權優勢，牽頭推動出台了《深圳特區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若干規定》確立了以誠信檔案制度為支撐的知識產權保護體制。隨後陸續發佈了《深圳市平面設計作品版權保護辦法》、《大芬油畫村美術作品版權交易法律指導》等規範性文件，逐步建立創意產業發展的良好制度環境。統計數據顯示，去年共立案查處著作權侵權案件25件，其中侵犯美術作品著作權案件8件，佔逾三成，屬較大比例。

在完善版權登記業務方面，先後設立了中華版權代理中心深圳工作站、廣東版權基層工作站，

為版權產業的發展提供方便、快捷的作品版權登記。同時，還建立了「數字作品備案系統」、「TSA（可信時間戳）知識產權保護」和「TSA電子證據固化」平台，為權利人提供創意產品先期保護和證據保存服務。



■熊正剛的畫廊中的畫工100%流失，造成不少技術外流。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攝